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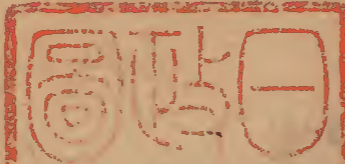
八五九四
 二七
 本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94
冊數	4 (i)
函號	277 162

277-162



(8594?)



一
三
二
子



四書左國輯要序

子年十一受學於吾鄉顧持菴先生授以漢史諸篇左
傳為纂四書中凡十篇先生旋赴任內邱未竣其選
而歿時以為據拾故實而已未知其文之妙也少長他
師令讀全傳並雜選唐宋名文而此十篇者寔以高閣
迄今五十餘年不復記憶矣竊思孔子志在春秋而論
說著於魯論一時君卿大夫行事特彰於左傳是左傳
以傳春秋即以傳四書而國語又傳傳者也微左氏則

周

511-105

春秋之褒誅無由詳考其實而見之四書者千百世亦無由想見其為人則四書之論說者隱而春秋亦幾隱矣故左氏之所繫者不徒以其文也世之讀左氏者窮年諷誦鮮得其貫通錯舉一人且有稱此而遺彼者而鈍者又苦其帙之繁咋舌而不敢展視雖以四書所熟習之人詢其事蹟有茫然莫識其端委者矣是止知左傳之翼經而不知其與四書相為發明者也歲戊寅與越華諸子相晨夕見所讀多坊刻左選問以四書中人

罕能道其詳焉因憶昔者吾師之訓為要而深中學人之病也於是繙閱全傳析其人而條紀之生卒顛末釐然具在覺左氏凡寫一人雖散出數十年之內錯見列國之中而性情心術聲音笑貌始終如一其前後應脈絡貫注如一筆書而密意相承隱躍於行墨之表其所以啟史班之秘鑰者豈其微哉因覆按之四書覺聖人所言或談生平以為斷或取一節以著長或外其行事以闡微或借其他端以垂訓或特言而予奪見或並

形而優絀分誦讀之下其人如生而後知春秋之外有
魯論猶左傳之外有國語所以昭示來茲者為無遺也
爰廣幼所讀增得十九人益以國語三篇共三十有二
篇未知於吾師之意云何惜乎其無從質正矣學者肄
業及之不獨行文之道得而知人論世之學可由此會
焉每輯一篇付之梓以省繕書之勞非敢以問世也幸
諸子服習之下引伸觸類以得乎微言大義之所在毋
似予之愛博荒落老而追悔少時心戚戚有餘恫也梓

成為識其意以弁於首時乾隆戊寅孟冬山陽周龍官
翼皇氏書



四書左國輯要序

國家以經義取士首重四書海內之士靡不究心其中
矣頭四書理無不諳其言皆信而有徵非博通經史不
足以發其蘊奧而經史浩繁鈍者不能遍觀盡識于是
有備考翼考人物考諸書以便夫不學之士非無小補
然皆錯引傳記無所折衷其事或首尾之不全其文或
割裂而難讀是其為書僅可供一時抄胥之用未能使
好學之士熟讀深思而得其故也山陽周蓼圃先生平

居最善誘人深憫夫不學者之空踈而無據也又憫乎
抄胥者之勦說而無根也以為孔子志在春秋而以微
辭與旨親授邱明不讀邱明之書無由知春秋之義不
知春秋之義無由見聖人之志其志不見其道不明而
欲以通四子書也難矣乃取左傳國語二書擇其有關
于四書者纂而輯之顏曰四書左國輯要付之剞劂嘉
惠來學其書倣史氏世家列傳之例每叙一篇以一君
大夫領之其中天地之性萬物之情禍福之門古今之

變內而身心外而家國大而兵刑禮樂小而動作威儀
所為因其流而溯其源見其微而知其著罔不畢具其
事則本末之不遺其文則條貫而可誦且又博採舊聞
參以已見一評一註期無悖聖人之旨使學者于此熟
讀深思而得其故六經諸史俱沒可會其統宗夫何患
于四書之難窮也哉試以視備考諸書相去何如也東
鄉夏臯率耕氏撰

四書左國輯要目次
受業王 輯濟川校錄
男 殿生上策校字

四書左國輯要目次

山陽周龍官翼皇輯

卷上

齊桓公本末 附公子糾 召忽 易牙

晉文公本末 附勇犯

秦穆公霸西戎 附百里奚

魯昭公本末 附四分公室

齊景公本末

衛靈公莊公出公本末

附南子 史魚 王孫賈 彌子瑕 公叔文子 宋朝 趙簡子

魯定公本末

附季桓子 陽虎 公山弗擾即不狃

魯哀公本末

附孟武伯 孟之反 子服景伯 南宮适即南宮敬叔 叔孫武叔 季康子

句踐事吳

卷下

齊管仲 國語

臧文仲

展禽

季文子

孟獻子

附孟莊子 孟懿子

晏平仲

師曠

臧武仲

甯武子

令尹子文

陳文子

附華周杞梁之妻

齊崔杼之亂

祝鮀

宮之奇諫假道

鄭子產

附裨諶

行人子羽

世叔

蘧伯玉

王良

國語作郈無正

陳恒

孔文子

子西 葉公

桓魋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垣自束髮受書於左氏內外傳繙閱研究歷有年所而原委本末終未了然心口間癸酉來越丁丑冬受業
蓼圃夫子循循善誘惟古是訓授以四書左國輯要為文三十二篇約四書之人名做史記之體例各成結構其評註博採舊說叅以己見居然輯要文章而不失左國面目於一人一事無不洞貫始終雖鳧脰不可長鶴脰不可短未免屈古

法以就我法 夫子秘不示人 相等以是編條例分明貫串
精該實為初學指南再三請梓以公同好讀是書者即此可
該春秋之初終覽行文之體要而 夫子之勤勤啟迪已見
一斑至有不獲例入者嗣有續編以補完書戊寅冬十一月
上澣受業門人會稽陶維垣謹識

例言

一是輯為資初學行文之用既臚得其人之事實亦以擬左氏
之菁華必其事其文成一篇幅或聯貫可諷誦方為備載若
止姓名一見及寥寥數語無可專敘者則附見他人之下如
華周杞梁載陳文子內以齊侯伐晉連類敘入是也
一人以春秋時君大夫為主其不經聖人論斷及兩孟所見者
概不采錄四書所有而不見於左國者亦不旁及以是集非
人物考類也
一文以左氏為主聖人評論皆發明於左傳國語為外傳與內

傳相為表裏故左氏所未詳者間錄國語以補之國策諸書
非出左氏之手攔入則雜矣晏子載史記一條為得善與人
交之意晉文載檀弓一則因有仁親為寶之言其他槩不濫
及

一齊桓晉文秦穆乃論孟中所最著者非因五霸詳也五霸之
名不一註中引有兩說即顏師古一人之說亦無定總之宋
巽楚莊制義中無庸鋪敘故不取錄

一左氏依經分傳故有一人之事與言散見數十年之內今欲
彙一人之始終必首尾相貫為一止加詳某公某年以便讀

者稽考不復循經傳之義類也

一左傳載一人或連接敘說或錯綜互見有他事帶敘而其人
益明者有事不與本人相涉而為共人之張本者有因其人
序及他事而相形益著者全載則病其繁盡刪則文不貫其
中量為節錄間采經文以為聯絡非敢斷鶴續鳧讀者自有
原文可覽茲集非以要其全也

一序次先君後臣分為上下二卷周室東遷雖晉鄭焉依然二
百四十二年虛位實桓公翌戴之功故之故列國之君以齊
桓為首桓之霸仲實成之故臣即以管仲為首其餘總以先

後為次書名書字書謚皆因四書仲係於齊子產係於鄭乃春秋前後兩大人物齊崔杼之亂明崔氏之無齊君亦本春秋之義也

一評語采輯諸家取其有關發明者以資初學識力胡傳博議等節錄其要便於省覽論文佳評概不采錄旁註悉本杜林間附鄙見俱為標明其諸家旁評不能多錄間有錄者系以某云不敢混也

一幼時師授讀十篇文取其精事挈其要如秦起殺之役及任用孟明諸段題曰秦誓原起子產敘當國後為政數大篇題

曰子產相鄭今恐未備故凡一人之事必悉載之紀其顛末尋其脈絡所刪去不關要領十止一二易以標題亦借以使學者多讀左氏文非敢有背師訓惜吾師評點原本未携行篋今不復記憶悵悵焉如有所失也

一隨讀隨輯即以付梓旁註未及細採且案頭書籍不備未暇廣搜故其中挂漏滋多引而伸之是在善學

春秋左傳卷之...

齊桓公本末... 桓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

齊桓公本末

桓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

齊桓公本末

齊桓一

上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勞遂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

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

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縗衣。曰。聽於二子。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犬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者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

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申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

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七年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夫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

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九年夏，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

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
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
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
悌君子神所勞矣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
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
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
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

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
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直西山讀書記曰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貢罪之小
者也昭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二
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仲豈惜乎哉吁此其所
以為霸者之師也禹之征苗湯武之伐桀紂皆明徵其詞蓋
有諸已而后可求諸人無諸已而后可非諸人齊桓之霸所
謂以力服人而非心服也嬖寵如嫡同產不嫁內之失德者
多矣滅譚滅遂遷陽降鄆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
其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者哉亦必斥吾之
惡以對方八國之師雲集而為敵人指數其惡豈不為諸侯
羞攻之不克圍之弗下將何詞以退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

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亦易。不勞師而有功。仲蓋計之熟矣。嗚呼。此其所以為霸者之師歟。
又曰。管仲自初相桓公。即以制國治兵為事。謂若是則可以得志于諸侯。而君心邪正不暇問也。故嘗謂酒腐于爵。肉腐于鼎。為不害伯。惟任賢而尚安能致察於賢。不肖之分耶。其放則是非顛倒。何所不至。尚安能致察於賢。不肖之分耶。其後敗威公功業者。卒出于女子小人。而女子小人之得進。由仲不知格心之學故也。或者乃謂使仲不死。雖六雙在宮。無害于政。善乎。程子之論曰。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盡耳。若心已盡。雖仲獨奈何哉。未有心已盡而能用仲者。嗚呼。以仲之才而情乎此。其亦可惜也。夫其亦可鑒也。夫。
虛文子曰。穆陵即指楚界。唐王昌齡送人赴安陸。有「天邊何處穆陵關」句。蓋安陸郡即雲夢二縣也。後人以穆陵為齊地。誤。
東遷以後。王綱不振。齊桓創霸。首在於翼戴夫朝。賜胙下拜。誠敬懇至。于載凜然。非晉文請隧可媲美。若楚莊問鼎。豈復存人心哉。孔子稱桓以正。許仲以仁。非漫然也。周翼皇。

莊公十有三年春。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北杏。衣裳之會。一。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霸之辭也。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衣裳之會二。此諸侯會王臣之始。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衣裳之會三。齊桓公始霸。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衣裳之會四。齊桓公初主盟也。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衣裳之會五。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曾莊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衣裳之會六。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衣裳之會七。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七年秋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衣裳之會八。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兵車之會一。

傳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衣裳之會九。宰孔先歸不與盟。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

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邱亦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子桓也。

十有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之會二。

十有五年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兵車之會三。

十有六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四。

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鄩且陳略也城鄩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馮天開曰小白將虎便有此等妖孽寫來活是篝火狐鳴使人吃驚打怪其神致全在夜二字也
胡傳曰會首止曰及以會尊之也
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更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抗也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下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與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又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

匡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盧文子曰兵車之會凡四次皆攘夷也衣裳之會咸于葵丘即止于葵邱兵車之會極于謀鄩即止于謀鄩一生霸業盡此兩條
又曰自比杏至葵邱衣裳之會凡九次而盟貫服江黃會陽穀謀伐楚不與焉不務德勤遠畧宰孔片言斬盡且料其績而桑榆東畧之必不能預卜其內亂將作嘆其不務德以靖亂徒襲外攘之虛名也吾觀齊桓一生事業管仲為之桓無足取乘共仲之亂便欲襲魯聽于屈完于柯見其理屈陽穀飲見辭于敬仲陳師之瀾多魚之師羅巫預定策之氣固如是耶微其志荒而况豎刁漏多魚之師羅巫預定策之氣固如是耶舟庶孽並建身死爭立稽殞六旬嗚呼霸王之氣固如是耶

晉文公本末

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
 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
 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
 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
 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
 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
 廣莫於晉，為都晉之敵，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

晉文公本末

晉文一

上十

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

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尅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抗乃徇曰校者吾
 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
 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
 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
 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
 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
 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

四○句語意嘗○作我不敢○貳於君誰不欲○善雖非君之臣而忍
 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
 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
 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
 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
 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
 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
 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
 聞○其○何○後○之○有○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
 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受其養生之祿
 有○人○而○技○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
 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
 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
 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

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
 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醜○
 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
 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
 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
 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襄○

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

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

○其○從○昔○成○之○也○也○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
 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
懷公遣師距之
 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
文公故退
 郟○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
 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
 也○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
 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女
 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
 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

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
對上○讓○字
 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
對上○辭○之○呂○卻○之○難○捨○在○吞○吐○間
 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
 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
 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
文公出時
 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
 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縲○之○僕
 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離○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

公遽見之。漢與上逆夫八句對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衰字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御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因歸季隗遂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寶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

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斷有將隱馬作句者語反直致賢哉是母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冬，天王出居于鄭。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馭父告于蔡。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

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動○王○一○節○亦○徵○其○請
 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使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

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狐○元○子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晉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

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歸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言。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從亡之勞。有。莫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

曲踊三首。乃舍之。殺顛頡以狗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

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闕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子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取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北。齊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齊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上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乎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主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于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漢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計貳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會于温討衛許。温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明晉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夫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明晉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曹事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

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

檀弓附

晉獻公之喪。秦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

盧文子曰。文公圖霸。全從恩怨起見。觀齊伐曹。授塊伐衛。負
羈以盤餐。免族。楚師以厚享退舍。念怨不休。懷惠不置。無非
桑榆舉事。汲汲然恐不得報耳。即其臨陣對敵。詭謀取勝。亦
然。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况日暮乎。取徑而行。焉得不譎。
孫執升曰。豎小臣也。而功且復國。然則臣之為功于國者。固
不以其位之大小也。侯孺曰。以曹為解。齊桓以下正為解。
之辭。此傳文詳畧互見之妙。
晉文之譎。從閔歷生乎。其諸臣實導之也。子犯之反河。授璧
固逆知。晉文之多負心。而自恃其功。欲要誓於君。以自固。故
介之推。自舟中見而羞之。從來懷許者。不自知其行之譎。旁
觀冷眼。如見肺肝。未有能欺世者也。文公出亡。奔狄。狄其母
國也。處狄十二年。而後行。及其末年。作三行。以禦狄。又忽作
五軍。以禦狄。好夫喜功。朝三暮四。而行詐負心之況。老而益
篤。又曷怪季隗之不逆。而伯儵叔劉之不知所終耶。其與子
犯。猶為意厚。非厚也。晉文以權術創霸。犯亦以權術誓之。故
推曰。上卜相蒙。難與處矣。孔子許齊桓以正。子管仲以仁者。
其本心。猶有相蒙也。謂晉文以譎者。其本心多所負也。王霸之
分。自其心判之。桓文之分。亦於其心驗之而已矣。周翼皇

秦穆公霸西戎

僖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
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
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
有福。平鄭之于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
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各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
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
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斃。人

說得
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肯施幸災民所
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十五年十
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作九月十月晉
陰飴錫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
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
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怒
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
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

刑此一役也西○戎○二○語○點○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
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
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
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
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
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
河東置官司焉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
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
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

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絕○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成○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敵○之○不

在○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三十二
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

樂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犍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

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

秦穆四 上廿七

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
 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
 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
 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
 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騄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
 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
 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
 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文公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

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
 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謫言如
 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
 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
 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
 鞠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
 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
 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
 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

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暉曰周志有之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
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始
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
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
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
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
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
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
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
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風
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布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
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
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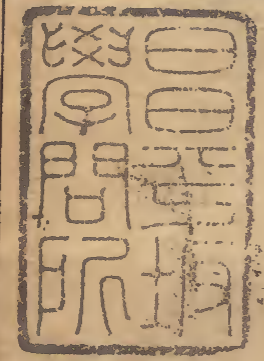
曰晉左國傳

秦穆六

上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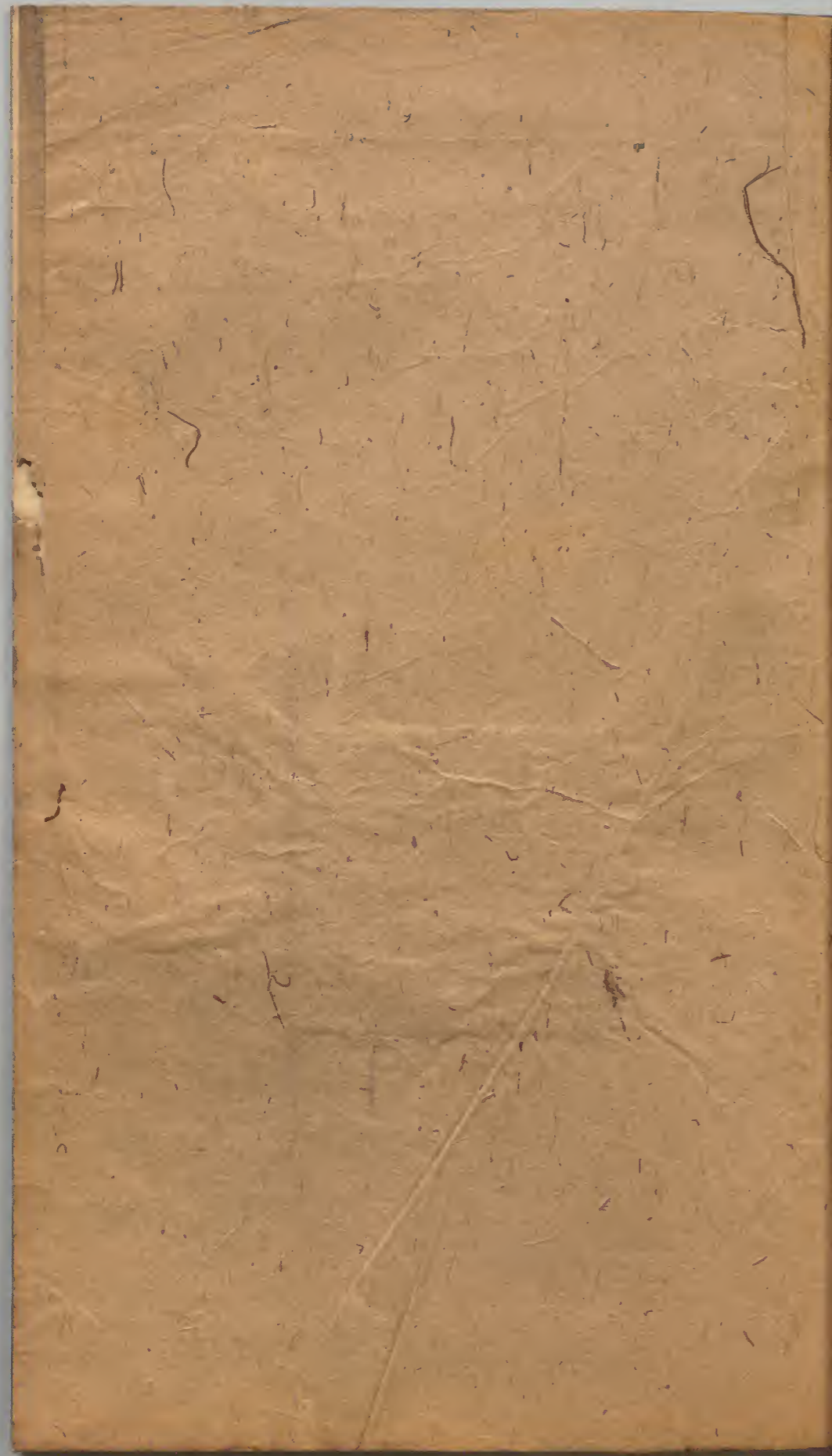
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語言為之律度陳
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
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
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
之不復東征也

馮天閣曰秦伯素服哭師一則曰孤之過也再則曰孤之罪也猶是國圖說至曰是貪故也孤之謂矣直供出病根非真心悔悟者不能左氏頗記秦穆此等處所以當秦誓之義也云爾
又曰拜賜之師下本應直接秦伯猶用孟明因狼曠事不能割愛而兩截中間又必得一間架方不局促遂以旁筆夾敘之看其追敘殺箕兩層合到彭衙木事特以君子許狼曠而終於念德不怠之不可敬前半忽離後半忽合明于離合之



妙其于賓主自轉變入神矣
予觀五伯中秦穆為人較桓文為正僖元年立十三年始見經即以輸粟恤民見稱此劍爾之基也韓原之戰意主晉惠非關秦穆創霸事故不錄錄經文戰于韓獲晉侯者為晉陰飴甥一篇起本其後殺之役悔過自艾任用孟明情詞深摯猶見古帝王改過不吝任賢勿疑之意此秦誓一篇所以繼典謨訓誥後也惜其圖霸而戎而無翼戴周室之舉左氏謂其不為諸侯之盟主也宜哉乃舉其生平以為斷也至于三良為殉生則恤鄰死而棄民豈其秦伯之遺命歟何其為德不卒也悲夫周翼皇

其和至成



四書大國通要

卷之九

大學

大學之於世也久矣其於人亦大矣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

庫	女	開	内
二七	八	五	漢
函	九	九	書
八	四	四	類
架	冊	號	

